

說部叢書第三集第十四編

冰原探險記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二年九月至阿拉斯加。是處獠犽未化。距野蠻時代。蓋不
遐邇皆聞之。余始至其地。卽從事于索隱探幽。頗知其
大地之面積。及歷史之沿革。亦頗有所調查。地實五百三
圖則謂爲五百六十萬方里。與英屬加拿大相啣接。以山
一八六七年。美國以四十萬金元。購諸俄政府。遂有其
爲露西亞放流罪犯之子孫。土著人種。肌膚作古銅色。
籍之久於是者。感水土氣候潛移默化之力。爲狀亦酷
別。不類土人之野。地產金絕富。爲世界各地所罕覩。唯

過之境據土人云阿拉斯加正北或西北氣候尤異盛
冰點。夜長而晝短。每日祇四小時。四小時中僅可辨物
往日。餘則長夜不日。陰閼無似。不見星辰日月。植物均
外。一無所有。不毛之地也。鳥獸唯鷺及獅虎暨其他異
可得。其餘各處情形畧有差別。日月星辰。均可得見。動
異。然仍洪荒黑暗之區域。於此洪荒黑暗之區域。而求
哥泰羅德當首屈一指。其次則爲撒德。今斯二者。已關
象矣。

額絕多。發達狀況。尤令人驚詫。據鑛中人云。每日採出

美國殖民於此。始見火食地。既不毛。麥米均恃外輸。海可以航行。此外皆結冰期間。故穀類及一切日用所。連輸入境。儲以供給結冰期間之需。

有不凍港。曰撒德。中五百哩爲冰原。無路可通。昔嘗有去不返。雖前仆後繼。迄不能成功。余夙亦偶一試。時踽踽獨行。深入冰天雪地。旣無代步之馬牛。攜帶行李。直長途食糧。勢且不能兼提并挈。故余甫出發。卽復折窮其境。是年九月。安奇泰羅德及撒德兩市之商業會

蓋已五十三歲。然鬚髮均未白。狀貌偉碩。絕耐勞苦。少探險之意。遂以告二友。彼輩均極表同情。乃往晤商業利堅。生長於紐約克名諦爾諾司。貌和藹可親。延余等。畫被告余等。謂忍耐堅定爲成功之母。言簡而精當。此等均有研究之價值。余審是人爲探險斯地之最著成現。其目有奇光。面色雖塵晦。而堅韌之皮膚。實足以表美洲人種。白皙一如吾歐人。不經歷大險之後。不能有此色也。彼詢行期。余告以一星期以後。彼使二土人爲伴。

主人膚肉堅韌。軀幹壯碩。長可七尺餘。臂粗多肉。膂力
受人驅使。唯面目猶惡。使無膽者見之。將驚悸不已。然
爲怪。且習其語言。雖不甚精。而達意則有餘。唯沙利及
憎之面目。且惡聞其言語。蓋彼聲如嗥狼。凶厲無似。使
安之。余及沙利等。乃購布幕一。獸鞞十餘張。使裁衣匠
以禦嚴寒之氣候。並市麵包百餘磅。麵粉一巨囊。重可
瓶。電氣爐一。煮鍋二。櫥三。零星物件數品。罐頭食物數

人攜獵槍手銃各一。衣獸鞞。僅露兩目。防爲寒氣所侵。利乘其一。兩土人乘其一。唯蘭萊司獨乘。餘二犬使負冰原。奇寒中人欲慄。刺目作痛。而天氣僅可辨認物狀。加遠鏡。手指南針。不敢少瞬。顧大地如晦。前途不辨。冰日之行程。卽已錯誤。行約二十哩。燃燐寸燭之。蓋余等夜一步之內。視人但可見影。不得已。卽地爲食。以獸鞞寒盤臥人側。取煖自溫。翌日起視。則臥處冰融。獸鞞盡已出發。悔亦莫追。乃更趨左而行。余等初以爲五百哩所携食物亦無多備。第一日出發。雖甚苦寒。天氣尙佳。

麵粉十餘斤。麵包三十餘磅。竊計卽前途毫無危險。已有而歧趨。或大風無間。則余等之命且盡。然頗有足以自慰。可得食是已。此事蓋諳爾諾司語余。謂白克河之南。有土但索價甚昂。竊計此去白克河祇二百四十哩。旅食如不食。食物索價雖昂。余輩頗不乏資。則有求必得。故雖第一遇風。尙不甚失望。但沙利爲狀絕憊。語聲弱而無力。謂余再遇意外。吾儕祈嚮之途。其何克抵。余慰之曰。此次祇五五哩計。兩旬可達。縱有所阻。竟月必能至。沙利聞此。雖甚

後。余心亦懼。意必是間有巨獸來襲。然夜色沈黑。不復
逃。亦無濟。唯有委命於天。聽造化之生死。忽沙利大
吼乎。余曰。爲聲頗似。然夜旣半。子將何之。吾儕之來。固
人何恐怖之有。余言未已。土人告余。謂必風聲。初余經
及聞土人言。頓覺軀體無溫。決其爲風無疑。沙利齒震
土人言告之。言次復有異聲作。如風鼓舟帆。其聲距離
及遲明視之。則布幕已失。初頗驚詫。嗣乃知宵來巨聲。
卷行幕。然四視無有。莫知其鄉。則亦棄之。是日風少休。
裘膚。絕不令人呼吸。巨犬已斃其一。沙利頻作歎聲。警

母聞君之歎聲。立且瑟縮。君其力自支。勿自沮其志。兼
心。蓋顧慮之心理。非冒險家所宜芥蒂於腦中也。沙利
雷。而怯乃不減。余亦無術使其自奮。則亦任之。是日下
車。初擬相擁而臥。鑒於前此冰融。恐衣履皆濕。乃各以
紅冰融。其寒如鐵。夜復甚長。須經二十小時始旦。巨犬
傷出浴。垂冰相觸。鏘然有聲。若馬鈴焉。余輩亦噓氣成
強前行。不復間輟。巨犬尤能耐寒。御橈疾走。然余等恐

雪片紛飛。繼則滿目皆是。雖一步以外。莫能明瞭。狀態
。犬不能行。狺狺而吠。使余輩所攜行幕。不爲大風所
。顧至是已無可自蔽。行固冒雪。止亦無所逃避。乃掬
。犬得熱食。復能奔走。蓋溫飽可少祛寒氣。血脈亦
。唯至不幸。余友沙利至此而病。力不能支。在橛上
。然已不能食。但能飲酒。語聲微渺。幾不能聞。下午經
。吹人欲顛。余恐沙利墮地。急堅持之。風力旣猛。犬
。尤逆行。行至山半。忽聞呼聲甚厲。一土人顛躓墮山坡
。勢不能救。然彼患難相隨。已越數日。長途供役。

之而號且泣曰。奈何遽死於此。余乃鞭犬使近。至則目。一土人告余謂死者乃其兄。請葬之而後行。余念葬兄。必且大怒。然勢不能留。乃誑之曰。凡人死於是。種神話。在他人聞之。將發一大噓。土人則深信。余言可愚。更謂之曰。死於此者。若葬其尸。卽不復入天堂。兄爲請。遂偕余御橇上坡。俄至一處。疑爲頃間沙利。唯風聲與余爲酬答。余大驚詫。疑沙利等亦墮坡下。迷途。問之土人。據云下坡時。行祇數十步。上時。行數

大告余飢欲死。失望狀態。足沮余氣。余勉慰以明日卽
求心中實大憂慮。計此日已屬窮途。萬一明日更不能
死。指南針復存。余身畔。蘭萊司等寧不却入迷途。然則
叢集不能成寐。飢犬哀鳴。聞之心慄。且不携臥具。寒氣
以死期懸於眉睫者。然勢已至是。夫復何言。但默祝上

天呼而起之。驅犬御橈。欲覓沙利。顧犬不得食。臥地欲
死。余滋愴於懷。念此犬供余驅策已數日。食不獲飽。多
主人尙飲酒少許。而可愛之畜。乃不得食。顧謂土人曰。

形余昨確於是處。別沙利而赴援。墮坡之士。人顧沙不禁憂極欲癩。已決余之運命。不能更歷四十八時。飲土人。且告之曰。飲此當爲最末次之進飲。過此以人聞言而悲。擲瓶於地。謂余曰。吾自昨日以來。飢火意竟合餓死。嗟夫先生。死至可怖。吾兄死狀。至今猶言至愚。良足解頤。然余則甚憐其不幸。蓋余輩初以困於險。固屬大幸。果爲險所困。亦自在意中。而彼土養。乃被遣爲冒險之役。以至於死。至可憫也。余方悵

金貝右爲正北。必余輩來時所經。左爲西北。當爲沙
迹。中途忽異嚮。折入正北。與余等來時蹤迹合而爲
一。無冒險精神。日來頗欲折回。均爲余所力阻。昨日余
必益沮其勇氣。不欲復前。今於此處迹兆尋之。蓋已
中途而廢矣。乃決意返追。盛怒之餘。飢寒良已。行倍速。
忽聞有呼聲。聽之甚諗。蓋蘭萊司。余心稍慰。發巨聲
曰。遠。相視均不能見。且大荒人語。迴響四縈。不辨呼聲
與有所見。而地勢起伏。仍無所覩。嗣呼聲益急。恍在余
前。答。

爲卽時可至。乃薄暮不至。意必亦顛墮坡下。今晨彼卽
余在人迹四岔處之時。彼卽見余。相距殊不甚遠。唯呼
北。聲甫出口。已隨風而滅也。余念尙一橛及犬。均在山
迹以尋。旣至。犬猶未斃。但已不能轉側。倒臥雪中。張目
尾。似求援。余乃投以食物。俄頃能行。時有一巨獸。厥狀
目有獠光。其色深碧。土人見此。股弁不止。意甚怖懼。余
然似未入要害。大吼而奔。吼聲如獅。而銳過之。余猶慮

是恐怖之境。復闢一途。時虞其搏人。沙利尤怖。夢中常
自來。均未遇此。虞心稍弛。其半。然獵槍則不敢須臾離
行程。蓋已百哩。其實計程自二十七至今。當行一百五
十。所携麵包。餘者不過十磅。麵粉尙二百斤。其他食物
以百哩之程。而耗食如是之鉅。則所餘者。當祇能供給
時。可以首途。餘均昏夜。縱不需滯。一星期不過能行二
之行程。寧能枵腹達彼。此節漸成問題。然余則不敢少
所慮。恐沮同伴之勇氣也。唯心中憂慮不已。亟欲一核
試估其重量。使麵粉而果如余所意料者。爲重當尙三